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十二樓
第十九回 拂雲樓第二 溫舊好數致慇懃 失新歡三遭叱辱

裴七郎自從端陽之日見妻子在眾人面前露出許多醜態，令自己無處藏身，刻刻羞慚欲死。眾人都說：「這樣丑婦，在家裡坐坐罷了，為什麼也來游湖，弄出這般笑話！總是男子不是，不肯替婦人藏拙，以致如此。可惜不知姓名，若還知道姓名，倒有幾齣戲文好做。婦人是『丑』，少不得男子是『淨』，這兩個花面自然是拆不開的。況且有兩位佳人做了旦腳，沒有東施嫵媚，顯不出西子王嬙，借重這位功臣點綴點綴也好。」內中有幾個道：「有了正旦、小旦，少不得要用正生、小生，拚得費些心機去查訪姓名，兼問他所許之人。我們肯做戲文，不愁他的丈夫不來潤筆，這樁有興的事是落得做的。」又有一個道：「若要查訪，連花面的名字也要查訪出來，好等流芳者流芳，貽臭者貽臭。」七郎聞了此言，不但羞慚，又且驚怕，惟恐兩筆水粉要送上臉來。所以百般掩飾，不但不露羞容，倒反隨了眾人也說他丈夫不是。被眾人笑罵，不足為奇，連自己也笑罵自己！及至回到家中，思想起來，終日痛恨，對了封氏雖然不好說得，卻懷了一片異心，時時默禱神明，但願她早生早化。不想丑到極處的婦人，一般也犯造物之忌，不消丈夫咒得，那些魑魅魍魎要尋她去做伴侶，早已送下邀帖了。只因游湖之日遇了疾風暴雨，激出個感寒症來。況且平日喜裝標緻，慣弄妖嬈，只說遇見的男子沒有一個不稱羨她，要使美麗之名揚於通國，誰想無心吃跌，聽見許多惡聲，才曉得自己的尊容原不十分美麗。「我在急遽之中露出本相，別人也在倉卒之頃吐出真言。」平日那些扭捏工夫都用在無益之地。所以鬱悶填胸，病上加病，不曾睡得幾日，就嗚呼了。起先要為悅己者容，不意反為憎己者死。

七郎歿了醜妻，只當眼中去屑，哪裡暢快得了，少不得把以前的大話又重新說起，思想：「這一次續弦，定要娶個傾城絕色，使通國之人贊美，方才洗得前羞。通國所贊者，只有那兩位女子，料想不能全得，只要娶他一位，也就可以誇示眾人。

不但應了如今的口，連以前的大話都不至落空。那戲文上面的正生，自然要讓我做，豈止不填花面而已哉！」算計定了，就隨著朋友去查訪佳人的姓字。訪了幾日，並無音耗。不想在無心之際遇著一個驕夫，是那日抬她回去的，方才說出姓名。原來不是別個，就是裴七郎未娶之先與她許過婚議的。一個是韋家小姐，一個是侍妾能紅，都還不曾許嫁。

說話的，你以前敘事都敘得人情，獨有這句說話講脫節了。

既是梅香、小姐，那日湖邊相遇，眾人都有眼睛，就該識出來了，為何彼時不覺，都說是一班游女、兩位佳人，直到此時方才查訪得出？

看官有所不知。那一日湖邊遇雨，都在張皇急遽之時，論不得尊卑上下，總是並肩而行；況且兩隻玉手同執了一把雨蓋，你靠著我，我挨著你，竟像一朵並頭蓮，辨不出誰花誰葉，所以眾人看了，竟像同行姊妹一般。及至查問起來，那說話的人決不肯朦朧答應，自然要分別尊卑，說明就裡。眾人知道，就愈加贊美起來，都說：「一份人家生出這兩件至寶，況是一主一婢，可謂奇而又奇！」這個梅香反大小姐兩歲，小姐二八，她已二九。原名叫做桃花，因與小姐同學讀書，先生見她資穎出眾，相貌可觀，將來必有良遇，恐怕以「桃花」二字見輕於人，說她是個婢子，故此告過主人，替她改了名字，叫做能紅，依舊不失桃花之意，所謂「桃花能紅李能白」也。

七郎訪著根蒂，就不覺顛狂起來，說：「我這頭親事若做得成，不但娶了嬌妻，又且得了美妾，圖一得二，何等便宜！這頭親事又不是劈空說起，當日原有成議的，如今要復前約，料想沒什疑難。」就對父母說知，叫他重溫舊好。

裴翁因前面的媳婦娶得不妥，大傷兒子之心，這番續弦，但憑他自家做主，並不相拗，原央舊時的媒妁過去說親。韋翁聽見個「裴」字，就高聲發作起來，說：「他當日愛富嫌貧，背了前議，這樣負心之輩，我恨不得立斬其頭，剜出心肝五臟拿來下酒，還肯把親事許他！他有財主做了親翁，佳人做了媳婦，這一生一世用不著貧賤之交、糟糠之婦了，為什麼又來尋我？莫說我這樣女兒不愁沒有嫁處，就是折腳爛腿、耳聾眼瞎沒有人要的，我也拚得養她一世，決不肯折了餓氣，嫁與仇人！落得不要講起！」媒人見他所說的話是一團道理，沒有半句回他，只得賠罪出門，轉到裴家，以前言奉復。

裴翁知道不可挽回，就勸兒子別娶。七郎道：「今生今世若不得與韋小姐成親，寧可守義而死。就是守義而死，也不敢盡其天年，只好等她一年半載，若還執意到底，不肯許諾，就當死於非命，以贖前愆！」父母聽了此言，激得口呆目定，又向媒人下跪，求他勉力周全。媒人無可奈何，只得又去傳說。

韋翁不見，只叫妻子回復他，婦人的口氣，更比男子不同，竟是帶講帶罵說：「從來慕富嫌貧是女家所做之事，哪一本戲文小說不是男家守義，女家背盟？他如今倒做轉來，卻像他家兒子是天下沒有的人，我家女兒是世間無用之物！如今做親幾年，也不曾見他帶挈丈人丈母做了皇親國戚；我這個沒用女兒，倒常有舉人進士央人來說親，只因年貌不對，我不肯就許。像他這樣才郎還選得出。叫他醒一醒春夢，不要思量！」說過這些話，就指名道姓罵起來，比《王婆罵雞》更加鬧熱。媒人不好意思，只得告別而行，就絕口回復裴翁，叫他斷卻癡想。

七郎聽了這些話，一發愁悶不已，反覆思量道：「難道眼見的佳人、許過的親事，就肯罷了不成？照媒人說來，她父母的主意是立定不移的了，但不知小姐心上喜怒若何？或者父母不曾讀書，但拘小忿，不顧大體，所以這般決裂。她是個讀書明理之人，知道『從一而終』是婦人家一定之理。當初許過一番，就有夫妻之義，矢節不嫁，要歸原夫，也未可料。待我用心打聽，看有什麼婦人常在她家走動，拚得辦些禮物去結識她，求她在小姐跟前探一探動靜。若不十分見絕，就把『節義』二字去掀動她。小姐肯許，不怕父母不從。死灰復燃，也是或有之事。」主意定了，就終日出門打聽。聞得有個女工師父叫做俞阿媽，韋小姐與能紅的繡作是她自小教會的，住在相近之處，不時往來；其夫乃學中門斗，七郎人澧之年，恰好派著他管路，一向原是相熟的。

七郎問著此人，就說有三分機會了。即時備下盛禮，因其夫而謁其妻，求她收了禮物，方才啟齒。把當日改娶的苦衷與此時求親的至意，備細陳述一番，要她瞞了二人，達之閨閣。

俞阿媽道：「韋家小姐是端在不過的人，非禮之言無由入耳。別樣的話，我斷然不敢代傳，獨有『節義』二字是她喜聞樂聽的，待我就去傳說。」七郎甚喜，當日不肯回家，只在就近之處坐了半日，好聽回音。

俞阿媽走入韋家，見了小姐，先說幾句閒言，然後引歸正路，照依七郎的話一字不改，只把圖謀之意變做攬掇之詞。小姐回復道：「阿媽說錯了。『節義』二字原是分拆不開的，有了義夫才有節婦，沒有男子不義，責婦人以守節之禮。他既然立心娶我，就不該慕富嫌貧，悔了前議，既悔前議，就是恩斷義絕之人了，還有什麼瓜葛？他這些說話，都是支離矯強之詞，沒有一分道理。阿媽是個正人，也不該替他傳說。」俞阿媽道：

「悔盟別娶之事，是父母逼他做的，不乾自己之事，也該原有他一分。」韋小姐道：「父母相逼，也要他肯從，同是一樣天倫，難道他的父母就該遵依，我的父母就該違拗不成？四德三從之禮，原為女子而設，不曾說及男人。如今做男子的倒要在家從父，難道叫我做婦人的反要未嫁從夫不成？一發說得好笑！」俞阿媽道：「婚姻之事，執不得古板，要隨緣法轉的。

他起初原要娶你，後來惑於媒妁之言，改娶封氏。如今成親不久，依舊做了鰥夫，你又在閨中待字，不曾許嫁別姓，可見封家女子與他無緣，裴姓郎君該你有份的了。況且這位郎君又有絕美的姿貌，是臨安城內數一數二的才子。我家男人現在學裡做齋夫，難道不知秀才好歎？我這番攬掇，原為你終身起見，不是圖他的謝禮。」韋小姐道：「緣法之有無，係於人心之向背；我如今一心不願，就是與他無緣了，如何強得？人生一世，貴賤窮通都有一定之數，不是強得來的，總是聽天由命，但憑父母主張罷了。」俞阿媽見她堅執不允，就改轉口來，倒把她稱贊一番，方才出去。走到自己門前，恰好遇著七郎來討回復。

俞阿媽留到家中，把小姐的話對他細述一番，說：「這頭親事是斷門絕路的了，及早他圖，不可誤了婚姻大事。」七郎呆想一

會，又對她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另有一樁心事，望你周全。小姐自己不願，也不敢再強。聞得她家有個侍妾，喚做能紅，姿貌才情不在小姐之下。如今小姐沒份，只得想到梅香。求你勸她主人，把能紅當了小姐，嫁與卑人續弦，一來踐他前言，二來絕我癡想，三來使別人知道，說他志氣高強，不屑以親生之女嫁與有隙之人，但以梅香塞責，只當羞辱我一場，豈不是樁便事！若還他依舊執意不肯通融，求你瞞了主人，把這番情節傳與能紅知道，說我在湖邊一見，驀地銷魂，不意芝草無根，竟出在平原下土；求她鑒我這點誠心，想出一條門路，與我同效鸞鳳，豈不是樁美事。」說了這些話，又具一副厚禮，親獻與她：不是錢財，也不是印帛，有詩為證：

餞媒薄酒不堪斟，別有程儀表寸心。

非是手頭無白鏹，愛從膝下獻黃金。

七郎一邊說話，一邊把七尺多長的身子漸漸地矮將下去，說到話完的時節，不知不覺就跪在此婦面前。等她伸手相扶，已做矮人一會兒了。

俞阿媽見他禮數慇懃，情詞哀切，就不覺動了婆心，回復他道：「小姐的事，我決不敢應承，在他主人面前也不好說得。他既不許小姐，如何又許梅香？說起梅香，倒要愈增其怒了。獨有能紅這個女子，是乖巧不過的人，算計又多，口嘴又來得，竟把一家之人都放不在眼裡，只有小姐一個，她還忌憚幾分。若還看得你上，她自有妙計出來，或者會駕馭主人，做了這頭親事，也未見得。你如今且別，待我緩緩他說她，一有好音，就遣人來相復。」七郎聽到此處，真個是死灰復燃，不覺眉歡眼笑起來，感謝不已。起先丟了小姐，只想梅香，還怕圖不到手；如今未曾得隴，已先望蜀，依舊要借能紅之力，希冀兩全。只是講不出口，恐怕俞阿媽說他志願太奢，不肯任事。

只唱幾個肥喏，叮嚀致謝而去。